

“天时”概念和中国农耕哲学

苏 静¹ 曹山明²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 100036)

【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天时地利人和思想为基础,将地球月亮等天体运动所形成的时间周期作为明确的“天时”哲学概念,将地理地物和一般认识的天气气候等形成的区域生态系统定义为新的“地利”哲学概念。指出中国传统农耕实践中“地利”的变化符合“天时”周期节奏的事实,从而明确传统思想中“天时”“地利”之间“地法天”的逻辑关系。所有地球万物均受“天时”的影响,在“天时”和“地利”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通过“农时”的成因历史及在古代农耕生产中的作用,确定“农时”与“天时”在概念上的一致,理清了中国农耕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天时;地利;天人合一;自然规律;农耕哲学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6-0003-08

The Concept of Heaven Timing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Philosophy

SU Jing¹ CAO Shan-ming²

(1.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New Rural Culture Forming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 Cultur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 of consistency between heaven timing, earth profit and human harmony, defining the timeperiods of celestial bodies of earth and moon movement with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heaven timing", defining a new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earth profit" for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 formed by loc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weather climate of that region. Pointing out the fact of "earth profit" in sync with "heaven timing" cycle rhythm that taken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which verifies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law of the earth following the heaven" with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timing" and "earth profit". All matters on earth are affected by the "heaven timing", and the natural law of growth is formed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heaven timing" and "earth profit". The concept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iming" and the "heaven timing" were determined by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timing" and its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hilosophy system was clarified.

Key words: heaven timing; earth profit;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law of nature; agricultural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论断是“天人合一”,但何为“天”?中国哲学讲“道”,讲“大道至简”,但一直被“道可道,非常道”所诅咒,无法定义出一个说得清的“道”来。中国之所以出现虽存在哲学概念

【收稿日期】2018-05-06

【作者简介】苏 静(1986-),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

曹山明(1962-),男,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农耕哲学。

和哲学理念却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哲学体系的状况,其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在一些最基本哲学概念上的定义不清晰不准确,导致其相关的哲学理念无法通过概念之间明确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和推理。

在本文中,笔者所采取的方法是重新定义“天时”和“地利”概念,让明确的“天时”概念代替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天”概念,从而使中国哲学的“易”有了动力之源,“道”有了自然之形,成为一个可以“道”的常道。同时将气候气象等在传统概念中属于天的内容归结到“地利”范畴,从而理清“天时”与“地利”的关系,使中国文化中所含的哲学概念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能以哲学方式明确地表述出来。

一、问题的缘起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有许多思想,包括农耕、中医、儒家、道家、佛教等都不能被西方哲学和科学所解释,被摒弃在科学的大门外,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哲学采用的是另外一套方法体系。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批中国学者就开始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思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做出了中国哲学是用负的方式解释世界的结论。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中,他说“就我认识之所及,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持久贡献在于它的逻辑分析方法。……我曾说过,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是‘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①虽然后来哲学研究依然在进行,但对中国文化的哲学解读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依然只能归类于文化,而不是理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的国家,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农耕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基础,因此中国哲学应该从农耕文明中寻找。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开垦荒地耕种植物为生,而不是游牧民族的逐草而居到处流动的生活,也就和植物一样成为了落地生根的部落(村落),就有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模式。落地生根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然环境的认可而不是选择,而游牧民族则在不断地为生存而选择环境,落地生根的农耕生活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和哲学视角。

对自然环境的认同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生不息”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础和源头。当我们的祖先接受了农耕作为他们的生存手段时,他们就会对农耕的对象和生长所需的资源和环境进行调查和学习,就会从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所具备的自然规律进行总结和效仿,这就是“道法自然”的开端,在总结植物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获得“天人合一”的启示,“天”即自然环境,“人”即是将自己代入植物的位置所达到的生命状态。而植物的代代相传也启发了人类的传承也要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从上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国农耕文明中,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配合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中天时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没有的。

时间是宇宙的基本要素,“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原道》高诱注),即宇是指空间,宙就是时间。西方哲学中时间是和其他要素相同的一个线性变量,是三维空间以外的第四维参数,是一个在数学公式中可以用参数表达的度量单位。而中国农耕哲学中采用天时的表述,有着完全不同西方哲学的时间概念。时间概念的不同定义,可以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也可以解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负的方法的问题。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二、明确“天时”的哲学概念

以往我们对“天时”的哲学概念理解是模糊的,接下来本文力图对它进行一个清楚的哲学界定。在这个过程中,本文还需要界定“地利”的哲学概念,讲“地利”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厘清“天时”概念。

(一)“天时”的哲学概念

“当人类的智慧进步到超过一般动物的时代,他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天穹上永恒的现象和日月星辰伟大的运动与和谐”^①,进而人们把这些天文知识应用到农耕生活中。“天变于上,物应于下”,天是中国古代对于自然规律(道)的最基本的认识,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所谓的“天”并不仅仅是我们头顶的一片蓝天,而是一种自然之力,是“老天爷”。“天”有着它自己的运行规律,是人类无法违背的存在,它是中国农民的上帝。

农耕文明的根本就在于农事活动与四季“四时”节气相配合,即围绕天时而进行各种农事活动。如无“天时”,农耕文明便无从依据。在天体运动规律已经成为常识的今天,我们已经清楚昼夜(日)源于地球的自转,四季(年)源于地球的公转,月亮是围绕地球转动的卫星,月是月亮作为卫星绕地球运行的周期时长。这些运行规律和地球上的人类和万物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决定地球的物质运动、气象气候和地球上万物生长的特性。地球和月亮的运行规律是由宇宙的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地球上万物的运行和生长规律是和地球月亮的运行规律相同步,息息相关的,那么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就应该按照天地的自然规律来安排自己的活动,而宇宙的规律就形成在自然而然之中。虽然中国的古人从来没有进入过太空,也不清楚地球的大小和形状(只有天圆地方的朴素概念),但通过对昼夜四季的观察和思考,和几千年的农耕活动,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一套基于农耕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就是这里我们要定义的中国农耕哲学的“天时”概念。必须指出的是,在所有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天”、“天时”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古代一般意义上的“天”包括地面之上的所有空间发生的事情,这直接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只能用“负的方法”进行哲学描述的结果。

“坐地日行八万里”,明确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宙)不是西方哲学的线性时间单位,而是具有自然规律的循环轮回体系,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和万物都存在于这个“天时”系统中。“大道至简”,在这个“天时”概念下,以前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特别是有关生物生命现象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有别于西方的年月日时分秒的概念,西方的时间概念仅仅是一个单位概念,而中国哲学的时间概念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一个循环轮回概念,是关于宇宙的时间环境体系概念,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因存在,是地球万物生长的生命道场。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对“天时”的明确定义,我们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的论断就容易理解了。

“天时”概念的哲学应用,将对农耕以及所有生命相关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中国哲学的解释,未来也会对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产生影响。

(二)“地利”的哲学概念

确立“天时”哲学概念后,我们就可以重新认识“地利”的哲学概念。地,首先是一方土地在地球上的地理位置。在现代知识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根据地球自转和公转的规律(天时)和地所在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出这个地方一年四季每天日出日落的时间,也可以根据大气环流,以及太阳黄经的季节性变化解释当地气候特征的存在背景。当然,作为“地”,除了地理位置外,“地”本身的地形、地貌、地质、地物、土壤等成为重要的“地利”要素。即“地利”不仅仅是“地面”概念,而是一个完整的和地理位置相关

^① [法]G. 伏古勒尔:《天文学简史》,李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的空间系统,这种方法,在对地理知识描述时已经被应用,因此“地利”概念是实际存在的。很显然“地利”的所有要素都与“天时”存在同步关系,最明显的是气候与物候随四季的变化,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地利”随昼夜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温度和光照的变化。在海边的地方,“地利”还受潮汐的影响,而潮汐是月亮引力作用的结果,与月亮周期同步。种种现象表明,“地利”存在着与“天时”完全同步关系,这就证明“地法天”论断的实在性。

“地利”作为一个具有地理位置的生态系统,包括其空间内所有存在的物,共同成为生活在其中人类的“地利”(生活环境)整体。作为一个位置固定,但环境又相对开放的“地利”空间,地利内部的变化既有受“天时”影响的必然性,又有受开放要素影响产生的偶然性。从现代科学研究和气象气候数据可以发现,在大的方面,总体的气候运动还是符合“天时”的,但其范围、程度、体量、时间误差等每一个周期都不尽相同,就特定的小“地”区域而言,其偶然性就会明显提高,形成古代人类对“天”不可捉摸的印象,这种偶然性在中国农耕按农时进行生产中出现来自于气象要素的不确定因素,除了“天时”决定的气候变化外,还有不期而遇的连续干旱、大雨、洪水、持续阴雨、局地暴雨、台风等气象事件,让农民对于“老天爷”的变脸产生一种“无助”的心理,企图通过对“天”等神的祭祀获得它们的善待,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天”对“神”敬畏心理以及敬天敬地敬神活动的由来。认识“地利”的开放性特征,认识大“地”系统(地球大气环流系统和气象活动)对小“地”(地域)的影响所形成的新的“地利”概念,将原来属于“天”的气象气候现象在哲学上归结到“地利”概念范畴,就可以真正理清“天时”与“地利”的关系。而这种“地利”概念正是现代地理学物候学研究中实际采用的地理概念。

“地利”空间中存在的生物,包括植物和动物,和“地利”息息相关,当然也就服从于“天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说明了“物性”与“地利(水土)”的相关性,水包括雨水、河水和地下水,土包括本地的土质、地形地貌、植被等,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农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物性在排除了“天时”和“地利”的因素后,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属于它的属性描述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就如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当背景全部交待完毕后,角色的行为就非常容易理解,角色的特性也就呼之欲出了。

从整个地球方面看,现代科学将地球的运行和地球表面的物质运动研究分别归类到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范畴。地球物理学包括大气物理、气象学、气候学、地质学、水文学、物候学、土壤学等众多学科,从地球的地壳内物质运动到高层大气水气运动,都属于“地利”范畴,这些学科相关的运动变化都离不开“天时”背景的存在。所以“地利”概念代表的既是整体地球表面的变化规律,又是地球上存在于某特定位置所具有的特定的变化规律。

人类,在认识由天(天时)地(地利)形成的自然规律(道)后,作为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物种,必然会产生于自然规律(道)相合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人和”的必然,但这一切必须以认识“天时”“地利”为前提。

在现代科学和知识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用更丰富的知识论证和建立“天时”“地利”“人和”的哲学逻辑体系,构建一个基于“天时”系统,以“地利”生态系统为环境基础,实现人类生态宜居家园建设的生态文明哲学体系。

因此,正确定义和分辨中国古代书籍中的“天”“地”概念对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对中国农耕哲学的建立至关重要。“天时”之于地球实际上就是它的“道”之所在。“天时”作为一个系统概念来理解应该很明了,但把它作为中国哲学的“道”概念来理解,作为世间(地球内)万物自然规律形成的哲学基础来理解,恐怕一时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在我们习惯于用线性时间概念认识世界后,要想转变成用“天时”概念认识世界,需要做出的努力和面临的世界观改变将是巨大的和痛苦的。譬如现在我们认为人类是可以移居到其他星球的,但按照“天时”哲学概念,每一个星球都有其特有的“天时”系统,人类如

果移居到其他星球的话，必须彻底改变其自身内部的生命节律，这其实就已经不再是地球上的人类了。换句话说，依照“天时”概念，人类进行星球移民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天时”的重要意义

对“天时”概念的明确以及掌握“天时”具有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天时”是农耕文化的基础

中国古代许多农耕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神农氏。相传神农氏让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落地生根的农耕民族。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乃始教民，播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他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原始结构，神农氏的出现开启了一个时代。因以农业为主，他的部落称神农部落。

五帝时代，颛顼任命北正黎负责民政，以抚慰万民，劝导百姓遵循自然的规律从事农业生产，鼓励人们开垦田地。帝誉以前，人们虽有一年四季的概念，但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农艺畜牧没有一个科学的时辰顺序，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帝誉“爻策占验推算法，穷极变化，颂告天下”（《大戴礼·五帝德》），说他“夜观北斗，尽观日，作历弦、望、晦、朔、迎日推策”，或“观北斗四时指向，以定节气；观天干以定周天历度。”科学探索天象物候变化规律，划分四时节令，指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畜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农耕文明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随着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认知，也逐渐增加对天文历法知识的了解。为了同天文历法的思想相适应，人们也就形成农时的观念。《尚书·尧典》：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时”，所以有相传尧命羲仲等四人根据天象，‘敬授人（农）时’的说法^①。《诗经·豳风·七月》以耕织为中心，形象的描述了农民一年的农事活动，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锄）”，“蚕月（三月）条（选）桑”，“八月载（则）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等。可以看出“该诗以时令为线索串起来，农业生产生活的各种事项都从时令中带出，时令的指示物则有天象和物候”^②可见，农民的农事活动是遵循天文历法知识进行的。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又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又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又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又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历法是农耕最重要的依据和工具，自古以来黄历（以太阳周期制订的日历）是中国农民掌握农时的重要根据，特别是汉代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建立，为中国古代农耕提供了“天时”准确的参考体系。农民的耕种活动在农时的节奏中得以有效地进行。

“天时”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随时间变化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宇宙环境体系，对其内部的所有物质产生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影响。它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系统，“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德经》）老子把天地比喻成一个不断拉动的风箱，将“天时”所引起的温度水汽变化（昼夜、四季）和引力变化（月亮）以昼夜、四季和月份的周期性影响方式，推动着地球上万物的生长变化。

^① 叶世昌：《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江淮论坛》1990年第5期。

^② 李根蟠：《从生命逻辑看农业生活特点及相关问题——农业生命逻辑丛谈之三》，《中国农史》2017年第4期。

生命(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的变化都有其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外因和内因的相互影响使生命不断成长发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地球上的生物已经和其所处的“天时”丝丝入扣,花苞会在春风来临之际准备好,春风也会如期而至,催发所有的梨花,这就是“天时”存在,以及“天时”节奏存在于生命的证明,也是“天人合一”逻辑关系在“天时”基础上存在的证明。

“地利”系统的运行因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天时”(地球公转、自转、月球的卫星运动,及来自宇宙太阳系和其他星辰)的影响,还有地球表层大气物质的影响,有地壳运动、人类活动的影响,“地利”内部的事件发生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因此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的某一个时刻的情形并非如精密机械一样准确无误可以精确预测,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的自然规律固然各自符合“天时”,但它们的相遇相交相融还需要时间上环境条件上的高度吻合,需要“缘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物候学方面有丰富的资料可作佐证。而正是这个“不确定性”,使“天时”概念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哲学概念,让“八卦算命”成为了封建迷信。如果将现实世界的阻力考虑进去,牛顿的惯性定律就不能成立,对于“天时”的存在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处理。

中国古代的农民和他们所生活的传统村落,对这个“天时”体系有着最深刻的体会和理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历春夏秋冬,经受雨雪风霜,他们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野里耕种,既从自身的身体中感受到,也能从作物的生长过程中感受到“天时”的存在,是“天时”系统存在的直接感受者。作为“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农耕不仅仅是劳作和辛苦,更重要的是对“天时”的把握,善于利用“天时”“地利”的资源为人类所用,这是农耕最大的学问,“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耽误农时,或者不按农时进行耕种,那就不仅仅是事倍功半的事情,有可能直接威胁到自身的生存。

中国的农耕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和理念基础上的文明,它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它可描述的中国农耕哲学体系。

(二)用“天时”哲学概念可构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

简单地讲,人类的哲学思考起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庙堂之上(房子里面),一个是在江湖以远(自然之中)。由于环境设置的差别,它们所参考的对象,假设的公理,采取的方法和获得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成的是两套性质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

很显然,房子里的哲学由于其确定的环境结构,可以以重演方式证实哲学的推论,其讨论的对象也是独立和明确的事物,可以通过分解和组合实现对事物的认识。而房子里的时间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线性参数,是三维固定空间以外的第四个维度。

置身于自然环境之中,任何固定的假设都会被应时而来的变化所破坏,让人类不得不先对“天时”环境进行认识,然后再以“天时”作为环境背景思考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空间结构是相对的,大到“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到呼吸之间,世界是变化(易)的,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符合“道”的。只是自然环境是一个开放环境,处在一种类似“风”的模式,没有“房子里面”的环境那样具有确定性,认识“道”本身就需要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感悟方式,再在“道”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其结果的不确定性让其被“房子里面”的哲学诟病为“不可知论”,只能以文化形式用“负”的方式(冯友兰语)进行表达。

其实无论是“自然之中”还是“房子里面”,这两种场景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其中所产生的哲学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也无法分辨它们层次的高下及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在我们应用或者还原其哲学思想时,应首先将其放置在对应的场景中进行解读才

^①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能得到正确的结果,错位解读很显然不可能得到我们所要的结果。

接受和认同“天时”系统的存在,和它对于我们人类思维的影响,将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承认“天时”哲学概念,就认同“天时”系统和我们人类的身体运行以及行为产生直接的交互的关系(天人合一),人的存在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命体,成为“天时”系统中的一个存在,需要服从“天时”系统的规则。这将改变我们以往的行为准则,形成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体系,而“天时”相关的规则将成为我们新的一套行为准则的基础和依据。

人类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人类和“天时”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建造房屋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免受夜晚的寒冷,夏日阳光的暴晒,雨水的浇淋和野兽的侵袭等,衣着的发展也让人类有了夏日防暑冬日御寒的能力。再进一步电灯的发明可以让人类忘记昼夜,空调的使用让人类四季不分,而虚拟网络的游戏场景的出现,如现在的VR(虚拟真实)技术,让我们难辨现实与虚拟。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就可以发现,这些人类文明的发展仅仅是在人类和“天时”系统之间建造了一个隔离层,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自然世界,自然世界依然存在。就如科技很发达,而我们人类身体本身的功能和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人类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我们可利用的工具和所配置的装备增加了,人还是原来那样的人。

无须讳言,我们现在生活在由两个哲学体系构建的社会中。一个是由西方哲学体系构建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所谓现代社会体系,一个是由中国农耕哲学体系构建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体系。可以期待,未来这两个社会体系将互为表里,共同形成新的生态文明社会体系。

(三)掌握“天时”概念是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关键

认识“天时”和“地利”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认识在“天时”和“地利”作用下万物自然规律形成的原理,可以更好地让我们认识事物所具有的自然规律,更好地运用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决定了万物可以自我生长,我们人类只要让万物的生长和人类的需求相对应,就可以“搭自然便车”,而不劳而获,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经济效益吗?

当人类想从地球索要更多的时候,因为人类不能改变地球的天时系统,所以人类所能改变的仅仅是那些没有自然规律的事物(无机物,死物,或者等同于死物的有机物),这其实就是现在工业革命的范畴。人类和万物所具有的自然规律的根源来自于地球等天体运动的自然动力,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规律。对于真正的自然规律,人类的任何违背,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拔苗助长”。

顺应自然规律并非要人类无所作为,反而中国人从古代就开启农耕文明,从种植农作物的活动中掌握自然规律的知识。通过建历法、修水利、识五行、辨阴阳,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形成完整的农耕知识,并围绕农耕生产形成中国的村落传统文化,并通过代代相传形成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由于完全顺应自然规律,成为能够造福一方上千年无需维护的水利系统,而这种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传说。

顺应自然规律,让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长期实践,也让中国许多的传统村落得以存在成百上千年,是中国生生不息理念的具体体现。

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力,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通过有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化生产的结果。这是现代社会普遍对生产力的认识,但这仅仅是人类活动自身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必须认识到大自然也有生产力。自然万物的生长就是天地给予人类的财富馈赠,而现代经济学却视而不见,只以工业生产,商品交换,金融借贷的数据为依据研究经济,完全忽略大自然所固有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所具备的价值,这正是基于西方哲学思维的结果。在提倡生态文明的今天,用中国农耕哲学重新认识大自然本身所具备的生产力,正确引导大自然馈赠为人类服务,让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然共同生生不息,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中国的传统农耕活动是充分利用自然规律,利用万物生长和天地运行所具备的自然生产能力,通

过合理有效的引导为人类所用,并使之能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这是一种“搭自然便车”的生产方式,是具有最大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有广阔的乡村地域,有丰富的乡村人力资源,当我们以传统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开发存在于它们身上的生产力,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为传统农耕活动生产力落后而感到自卑,反而会不由自主地生出自豪感。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具有深厚的底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最大底气。

在中国农耕哲学的指导下,我们可以用现代化的成果改造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和扩大农耕生产和社会活动的效益和规模,我们也完全可以以遵循自然规律的方式用现代化拓展我们生产生活的范畴,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

四、结 语

本文的“天时”概念是可以得到现代天体物理学支持的清晰概念,它是地球作为一个天体在宇宙中运动所形成的自然结果。笔者把“天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和“天”的一个基本呈现,把“道”和“天”统一起来,作为地球上所有具有自然规律之物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使之成为“地法天”的依据,并对“地利”概念进行新的明确定义。新定义的“地利”概念同样可以得到现代的大气物理学、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等专业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同时可以通过物候学、生物学、中国传统农学、植物学等对“物性”的研究,论证“天人合一”定律在“天时”概念下的存在,其中“人”作为哲学概念在此则是代表地球之上具有自然生长规律之物,让植物和动物,也包括人,实现“天时”“地利”“人和”在新定义的“天时”哲学概念下的统一,确立中国农耕哲学的基础,成为中国农耕哲学体系的基本原理。

世间(地球上)万物的自然规律(道)都源于“天时”的存在,当我们明确“道”与“天时”的逻辑关系后,新的哲学体系的构建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以本文的体量现在只能进行一些基本概念和逻辑原理上的探索,笔者也仅仅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投石问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使中国哲学能够以“正的方法”,而不是“负的方法”进行表述。

[参 考 文 献]

- [1] 叶世昌. 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J]. 江淮论坛, 1990, (5).
[2] 李根蟠. 从生命逻辑看农业生活特点及相关问题——农业生命逻辑之三[J]. 中国农史, 2017, (4).

杂志社版权页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